

約伯記第七章譯文對照

【伯七1】

〔和合本〕「人在世上豈無爭戰嗎？他的日子不像雇工人的日子嗎？」

〔呂振中譯〕「『人在世上哪裏沒有勞役呢？他的日子不像雇工人的日子麼？』」

〔新譯本〕「人在世上怎能沒有勞役呢？他的日子不像雇工的日子嗎？」

〔現代譯本〕「人在世上，好像被迫當兵一般，天天過着負重勞苦的生活，」

〔當代譯本〕「人生在世，究竟要歷盡多少的波折呢？生命是漫長而艱苦的，就像奴隸的生涯。」

〔文理本〕「人在於世、無戰爭乎、其日不猶傭人之日乎、」

〔思高譯本〕「人生在世，豈不像服兵役？人的歲月，豈不像傭工的時日？」

〔牧靈譯本〕「人生在世豈不像在服苦役？他的歲月如同僕人的時日。」

【伯七2】

〔和合本〕「像奴僕切慕黑影，像雇工人盼望工價；」

〔呂振中譯〕「正像奴僕喘息渴慕着暮影，像雇工人直等着工資；」

〔新譯本〕「正如僕人切慕暮影，又像雇工盼望工價。」

〔現代譯本〕「像奴隸渴慕陰涼，像雇工等待工資。」

〔當代譯本〕「他切望日入而息，又期待血汗辛勞換來的工價。」

〔文理本〕「奴冀昏暮、傭望工值、」

〔思高譯本〕「有如奴工切望陰涼，傭工期待工資：」

〔牧靈譯本〕「猶如奴隸渴求夜晚的陰涼，猶如傭人期盼工資。」

【伯七3】

〔和合本〕「我也照樣經過困苦的日子，夜間的疲乏為我而定。」

〔呂振中譯〕「照樣子、我也有虛空之歲月遺傳於我，有苦難之夜分派給我。」

〔新譯本〕「照樣，我有空虛的歲月，也有勞苦的黑夜為我派定。」

〔現代譯本〕「我注定過困苦的日子；夜夜帶來悲愁。」

〔當代譯本〕「照樣，我也注定要熬過這些苦悶的歲月，捱過這些漫長、教人厭倦的黑夜了。」

〔文理本〕「我受累月之苦、亦若是、辛勞之夜、為我而定、」

〔思高譯本〕「這樣，我也只有承受失意的歲月，為我注定的苦痛長夜。」

〔牧靈譯本〕「我也只好歷經痛苦的歲月，忍受淒苦的長夜。」

【伯七 4】

〔和合本〕「我躺臥的時候便說，我何時起來，黑夜就過去呢？我盡是反來復去，直到天亮。」

〔呂振中譯〕「我躺臥時、總說：『我甚麼時候纔可以起來？』黑夜漫長；我翻來翻去、足足翻到天亮。」

〔新譯本〕「我躺下的時候，就說：『我甚麼時候起來？』然而，長夜漫漫，我輾轉反側，直到黎明。」

〔現代譯本〕「我躺下，黑夜漫漫，反覆不能成眠，只盼望天亮。」

〔當代譯本〕「現在我躺在床上，苦候天明，輾轉不能入睡。」

〔文理本〕「我寢則曰、何時而興、而夜何時逝乎、輾轉反側、迄于平旦、」

〔思高譯本〕「我臥下時說：『幾時天亮？』我起來時又說：『黑夜何時到？』我整夜輾轉反側，直到天亮。」

〔牧靈譯本〕「我躺臥時問：“幾時天亮？”我起床時想：“黑夜幾時來臨？”我輾轉反側，直到天亮。」

【伯七 5】

〔和合本〕「我的肉體以蟲子和塵土為衣，我的皮膚才收了口又重新破裂。」

〔呂振中譯〕「我的肉身披帶着蛆蟲和塵土塊；我的爛皮纔結了痂，又再流膿。」

〔新譯本〕「我的肉體以蟲子和土塊為衣裳，我的皮膚裂開又流膿。」

〔現代譯本〕「我一身蛆蟲，長滿了疥癬；我的皮膚潰爛破裂。」

〔當代譯本〕「我的皮膚瘀黑、佈滿蟲子，傷口爆裂、充滿膿包。」

〔文理本〕「我體被蛆與土、膚既合而複裂、」

〔思高譯本〕「我的肉身以蛆蟲與泥皮為衣，我的皮膚破裂流膿。」

〔牧靈譯本〕「我的身體以蛆蟲和泥皮為衣，我的皮膚龜裂流膿。」

【伯七 6】

〔和合本〕「我的日子比梭更快，都消耗在無指望之中。」

〔呂振中譯〕「我的日子比梭還快，都消耗於無指望中。」

〔新譯本〕「我過的日子比梭還要快，在毫無盼望之中而結束。」

〔現代譯本〕「我的日子比梭還快，都在無望之中飛逝。」

〔當代譯本〕「我的年日就這樣在絕望中飛逝，毫無希望。」

〔文理本〕「我日速於梭、消磨於無望、」

〔思高譯本〕「我的日月速於織梭，也因無希望而中斷。」

〔牧靈譯本〕「我的時光飛逝，快如織梭，臨到生命盡頭，毫無希望。」

【伯七 7】

〔和合本〕「“求你想念，我的生命不過是一口氣，我的眼睛必不再見福樂。”」

〔呂振中譯〕「『你要記得、我的性命只是一口氣；我的眼不會再見福樂。』」

〔新譯本〕「求你記念我的性命不過是一口氣，我的眼必不再看見福樂。」

〔現代譯本〕「神啊，求你記得，我的生命只是一口氣息；我再也沒有幸福的日子。」

〔當代譯本〕「我的生命僅存氣息，我的眼睛再也看不見幸福。」

〔文理本〕「我命只在呼吸、爾其念之、我目不復見福祉、」

〔思高譯本〕「請你記住：我的生命無非像一口氣，我的眼再也見不到幸福。」

〔牧靈譯本〕「你知道，我的生命如風，我再也不見幸福。」

【伯七 8】

〔和合本〕「觀看我的人，他的眼必不再見我；你的眼目要看我，我卻不在了。」

〔呂振中譯〕「看我的人、其眼不會再望見我了；你的眼正看我，我卻不在了。」

〔新譯本〕「看我的，他的眼再也看不到我，你的眼要看我，我已經不在了。」

〔現代譯本〕「你現在看得見我，但將不再見到；如果你要找我，我已經不在。」

〔當代譯本〕「現在你還見到我，但不多久，你再來看我的時候，我已經不存在了。」

〔文理本〕「觀者之目、不復見我、爾目視我、我已烏有、」

〔思高譯本〕「注目於我的，再也見不到我；你的眼看我時、我已不在了。」

〔牧靈譯本〕「看見過我的人將再也見不到我，你再看我時，我已不在。」

【伯七 9】

〔和合本〕「雲彩消散而過；照樣，人下陰間也不再上來。」

〔呂振中譯〕「雲彩消散而過去，人下陰間，也照樣上不來。」

〔新譯本〕「雲彩怎樣消散逝去，照樣，人下陰間也不再上來。」

〔現代譯本〕「像雲朵消散，人死了不再返回；」

〔當代譯本〕「人死了，就像煙消雲散，一去不回；」

〔文理本〕「如雲消散而沒、人入陰府、亦不復返、」

〔思高譯本〕「他去了，好像雲消霧散；下到陰府的，再也不得上來，」

〔牧靈譯本〕「他去了，就像雲消霧散，下到陰間的再也不能返回。」

【伯七 10】

〔和合本〕「他不再回自己的家，故土也不再認識他。」

〔呂振中譯〕「他不再回家；他的本地再也不認得他。」

〔新譯本〕「他不再回自己的家，故鄉再也不認識他。」

〔現代譯本〕「他不再回家，被認識他的人忘了。」

〔當代譯本〕「家園永別，從此聲沉影滅。」

〔文理本〕「不再歸於其室、故土不復識之、」

〔思高譯本〕「不再回家，本鄉也不認識他。」

〔牧靈譯本〕「他再也不會回到自己的家園，家人也不再認識他。」

【伯七 11】

〔和合本〕「我不禁止我口；我靈愁苦，要發出言語；我心苦惱，要吐露哀情。」

〔呂振中譯〕「『我也這樣；我不禁止我的口；我的靈在困苦中、我要說話；我的心在苦惱中、我要吐露哀怨。』」

〔新譯本〕「因此，我不再禁止我的口，我要說出靈裡的憂愁，傾訴心中的痛苦。」

〔現代譯本〕「不，我不能再沉默！我要吐露我心靈的悲愁；我要陳述我內心的苦悶。」

〔當代譯本〕「啊！請讓我抒發一下所受的痛苦，訴說一下心靈的苦楚吧！」

〔文理本〕「緣此、我不自禁我口、我神之痛必言之、我心之苦必訴之、」

〔思高譯本〕「為此，我不能再閉口不言，我要吐露我心靈的憂愁，陳述我靈魂的苦楚。」

〔牧靈譯本〕「為此我不能再閉口不言，我要吐露我的憂傷，申訴我靈魂的苦楚。」

【伯七 12】

〔和合本〕「我對神說：我豈是洋海，豈是大魚，你竟防守我呢？」

〔呂振中譯〕「我，我哪是洋海，哪是大海獸，你竟設防來戒備我呀？」

〔新譯本〕「我豈是海洋或是海怪，你竟然設守衛防備我？」

〔現代譯本〕「你為甚麼防守着我？難道你把我當作海怪嗎？」

〔當代譯本〕「神啊！難道我是甚麼大怪物，以致你要這樣對付我？」

〔文理本〕「我豈滄海、豈鱷魚、致爾防禦我乎、」

〔思高譯本〕「我豈是海洋或海怪？你竟派遣警衛把守我。」

〔牧靈譯本〕「“我豈是海洋或海怪，你要派人來監視？”」

【伯七 13】

〔和合本〕「若說，我的床必安慰我，我的榻必解釋我的苦情；」

〔呂振中譯〕「我若說：“我的臥榻必安慰我，我的床必擔當我的哀怨，」

〔新譯本〕「我若說：“我的床必安慰我，我的榻必減輕我的苦情”，」

〔現代譯本〕「我躺下來，想休息，希望解除我的痛苦；」

〔當代譯本〕「(13~14 节) 就是我想借睡眠來忘掉我的悲慘，你也用惡夢來驚嚇我。」

〔文理本〕「如曰我床必慰我、我榻必解我憂、」

〔思高譯本〕「我若想：「我的床榻會寬慰我，我的臥鋪會減輕我的痛苦。」」

〔牧靈譯本〕「我若想：“我的床榻會寬慰我，我的臥鋪會減輕我的痛苦。”」

【伯七 14】

〔和合本〕「你就用夢驚駭我，用異象恐嚇我。」

〔新譯本〕「你就用夢驚擾我，又用異象驚嚇我，」

〔現代譯本〕「然而，你用惡夢恐嚇我，使我受幻象的困擾。」

〔當代譯本〕「(13~14 节) 就是我想借睡眠來忘掉我的悲慘，你也用惡夢來驚嚇我。」

〔文理本〕「則爾以夢幻驚我、以異象恐我、」

〔思高譯本〕「你就以噩夢擾亂我，以異像驚嚇我。」

〔牧靈譯本〕「你就以噩夢擾亂我，用幻覺驚嚇我。」

【伯七 15】

〔和合本〕「甚至我寧肯噎死，寧肯死亡，勝似留我這一身的骨頭。」

〔呂振中譯〕「以致我寧肯噎死，寧肯死亡，勝似留我這一身骨頭。」

〔新譯本〕「以致我寧可窒息而死，也不肯保留我這一身的骨頭。」

〔現代譯本〕「因此，我寧願窒息而死，不願意活着受苦。」

〔當代譯本〕「我寧願窒息而死，也不願這樣受苦。」

〔文理本〕「甚至我魂寧願氣閉死亡、愈於寄此骸骨、」

〔思高譯本〕「我的心靈寧願窒息，寧死不願受此苦痛。」

〔牧靈譯本〕「我倒寧願窒息而死，不再受此痛苦。」

【伯七 16】

〔和合本〕「我厭棄性命，不願永活。你任憑我吧！因我的日子都是虛空。」

〔呂振中譯〕「我厭棄性命；我不願永遠活着；不要管我；因為我的日子都是虛幻。」

〔新譯本〕「我厭惡自己，不願永遠活下去。任憑我吧，因為我的日子都是空虛的。」

〔現代譯本〕「我毫無生趣，厭棄生命。別理睬我吧，我的生命毫無意義。」

〔當代譯本〕「我討厭生存，不想再活下去。不要管我了，因為我所過的日子只剩下一點點氣息。」

〔文理本〕「我厭生命、不欲久存、我日空虛、願勿顧我、」

〔思高譯本〕「我已筋疲力盡，活不下去。任憑我去罷！因為我的日月僅是一口氣。」

〔牧靈譯本〕「我已氣息奄奄，活不下去了。隨我去吧！我的歲月已經完結。」

【伯七 17】

〔和合本〕「人算什麼，你竟看他為大，將他放在心上，」

〔呂振中譯〕「人算甚麼，你竟看他為大，將他放在心上，」

〔新譯本〕「人算甚麼，你竟看他為大，又把他放在心上；」

〔現代譯本〕「人算甚麼，你竟看重他？他的作為有甚麼值得重視？」

〔當代譯本〕「人算甚麼，竟要你費心去對付他呢？」

〔文理本〕「世人維何、致爾大之、而注意焉、」

〔思高譯本〕「人算什麼，你竟如此顯揚他，將他置諸心頭，」

〔牧靈譯本〕「人算什麼，你竟這樣顯揚他，置他在心頭？」

【伯七 18】

〔和合本〕「每早晨鑒察他，時刻試驗他。」

〔呂振中譯〕「每早鑒察他，時刻試驗他。」

〔新譯本〕「每天早晨你都鑒察他，每時每刻你也試驗他。」

〔現代譯本〕「你每天早晨觀察他，每一分鐘考驗他。」

〔當代譯本〕「你一定要天天地監視他，時時刻刻地試驗他嗎？」

〔文理本〕「每晨臨之、每時試之、」

〔思高譯本〕「天天早晨看護他，時刻不斷考察他？」

〔牧靈譯本〕「你每天早晨看顧他，每時每刻觀察他。」

【伯七 19】

〔和合本〕「你到何時才轉眼不看我，才任憑我咽下唾沫呢？」

〔呂振中譯〕「到甚麼時你纔轉眼不注視我，纔讓我在咽唾沫的一會兒自由些呢？」

〔新譯本〕「你到甚麼時候才轉眼不看我，任憑我咽下唾沫呢？」

〔現代譯本〕「你不能轉移你的視線不看我，讓我能夠嚥下一口唾沫嗎？」

〔當代譯本〕「為甚麼不放過我呢？難道連我吞一口唾沫的時間你也不肯放鬆嗎？」

〔文理本〕「爾至何時、轉目不我顧、待我咽津乎、」

〔思高譯本〕「你到何時纔不注視我，而讓我輕鬆咽一下唾沫？」

〔牧靈譯本〕「你什麼時候才能不注視我，讓我能輕鬆地咽下唾沫？」

【伯七 20】

〔和合本〕「鑒察人的主啊，我若有罪，於你何妨？為何以我當你的箭靶子，使我厭棄自己的性命？」

〔呂振中譯〕「觀察人的主阿，我若犯了罪，對你有何妨礙呢？為甚麼拿我當你射擊的箭靶？使我成了你的〔傳統：我自己的〕累贅呢？」

〔新譯本〕「鑒察世人的主啊！我若犯了罪，跟你有甚麼關係呢？你為甚麼把我當作箭靶，使我以自己為重擔呢？」

〔現代譯本〕「監察人的主啊，難道我的罪傷害了你？為甚麼把我當箭靶子射擊？我對你竟是那麼大的負荷嗎？」

〔當代譯本〕「鑒察人的神啊，我犯了罪嗎？我有甚麼地方得罪了你呢？為甚麼要把我當作箭靶，使我的生命都成自己的重擔啊？」

〔文理本〕「鑒察人者、我即有罪、于爾何涉、曷以我為的、使我視己為重負、」

〔思高譯本〕「監察人者啊！我犯罪與你何干？為何叫我當你的箭靶，使我成為你的重擔？」

〔牧靈譯本〕「你這人類的監察者啊，我犯罪與你有什麼關係？為什麼選我當箭靶？讓我成為你的負擔？」

【伯七 21】

〔和合本〕「為何不赦免我的過犯，除掉我的罪孽？我現今要躺臥在塵土中，你要殷勤地尋找我，我卻不在了。」

〔呂振中譯〕「為甚麼不赦免我的過犯？不放過我的罪愆呢？我這就要長臥於塵土中了；你要尋找我，我卻不在了。」

〔新譯本〕「你為甚麼不赦免我的過犯，除去我的罪孽呢？現在我快要躺臥在塵土中，那時你尋找我，我卻不在了。」

〔現代譯本〕「你不能饒恕我的罪嗎？你不能寬赦我的過犯嗎？我不久就要進墳墓；你要找我，我已經不在了。」

〔當代譯本〕「何不就此寬恕我的過失、除掉我的罪孽呢？因為我不久就要躺在塵土中悄然離世了，你要找我，我卻不在了。」

〔文理本〕「何不赦我過、宥我愆、以我將臥於土、爾勤求我、已不在焉、」

〔思高譯本〕「為何你不肯容忍我的過錯，寬赦我的罪惡？不久我將臥在塵土中，任你尋找我，我已不在了。」

〔牧靈譯本〕「為何你不肯寬恕我，赦免我的罪？很快我就要臥於塵土，任你尋找，我卻已不在了。」